

四部叢刊三編經部

尚書正義

卷一至卷二十

上海涵芬樓景印
日本覆印宋本原
書版匡高二十三
公分寬十七公分

臣維寧言臣等先奉

勅校勘五經

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

而書契聲

藉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安

修文立教

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值挾

書復時經戰國

或年祀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

存歷朝錯綜之

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

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善隨經析

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

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

名出身者急在于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拔尋因

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月

德邁重瞳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墜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貴猥奉窮經之
寄曾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

永代之規儻今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今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束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醜六籍之
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
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
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
雅頌表廢興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
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又有異矣不開茲膠序

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聞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
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
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
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無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
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禦繁宸而訪道坐玄扈以
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團巢閣
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
軼於軒昊茂績貫於勲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
蹟妙理深玄訓詁紛紜文䟽踳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
端未辯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
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今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
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

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
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
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
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
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臣鄭祖玄
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
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

宸旨旁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採曲臺之奧
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然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

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常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業慙張禹雖齎庸淺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

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霍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敷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而下終秦魯時經五代事

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寧
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豎乎七雄已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太濟區宇廣
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汪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
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
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
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
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
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穴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爲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
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於經悉聖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海

震囂森於靜樹使教者煩而久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
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
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
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
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
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跡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
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
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
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正義曰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敘事顯於言言懷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託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於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羲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以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

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
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
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
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
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
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蓋取諸史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
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
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
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
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

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羲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史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

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瑋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暉通之

紅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一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封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